一条河的乡愁 一座城的文韵

——郑欣长篇小说《徒骇河》《山那边是云》研讨会侧记



《徒骇河》简介

扎根鲁西大地，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徒骇河畔的水城为背景，循着徒骇河的流水，描摹普通百姓的烟火日常。小说借小人物的命运起伏，记录乡土变迁、民俗风情与世道人心，盛满绵长乡愁，在平实的故事里打捞一方土地绵延不绝的文脉与温情。



《山那边是云》简介

聚焦三位当代女性的人生轨迹。作品书写她们在异乡的求索、磨砺与彼此陪伴，也描摹她们从世界回归故土的精神还乡之路。于山海之间，她们直面成长困境、探寻生命价值，展现女性向内自省、向外奔赴的力量，是一曲写给远方的生命之歌。

■ 文/图 本报记者 **张新建**

初冬的北京，寒意渐深，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内却暖意融融、文心炽热。11月18日，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、作家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郑欣长篇小说《徒骇河》《山那边是云》研讨会在这里召开。来自文学评论、出版传播、高校研究等文化宣传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，围坐研讨，发言恳切，交流热烈。有人细读故土书写的烟火肌理，有人关注女性成长的生命轨迹，有人分析跨文化经验与儿童视角的叙事张力，现场既有观点的碰撞，也有共识的凝聚。

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，郑欣始终保持着丰沛的创作活力，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和独特的文学品质；两部作品一部回望故土，一部眺望远方，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、小人物折射大时代，在“出去”与“回归”之间完成了当代写作者精神坐标的确认。

从鲁西故土走向广阔天地，从一条河到一片山海，郑欣把自己从鲁西到西南的人生行旅，写成了两个故乡的文学档案。

一河一城：故土底色

郑欣是土生土长的聊城儿女。“我从小生活在鲁西北平原上，平静的湖水围着古城，光岳楼上夕阳照耀下白底黑字的牌匾是记忆里很难更改的底色。”这是她在访谈中的自述。东昌湖的碧波、徒骇河的流水、古城街巷的烟火、乡土故里的人情，构成了她写作最初的地理与情感坐标。

后来她远行，久居贵州，现为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文学博士，曾获中国翻译协会“中国翻译事业优秀贡献奖”，长篇小说《百川东到海》获贵州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写作上，她一路走得很远：从《百川东到海》回望“五四”之后第一代译者的救国求索，到《山那边是云》书写三位当代女性的生命成长，再到《徒骇河》转身回望故土。

是什么促使她执意落笔书写聊城？被问及这个问题，郑欣的回答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笃定。她说，自己用了很长的篇幅，试图将聊城这个地点描绘成诸多人物的人生交织点和命运的关键点，让它作为很多事情的起点和终点。“这是一种对于故土的情结，也是对人生很多偶然因素的必然性的理解。有时候你以为平平无奇的人生一站，却很可能峰回路转，回望长久的一生，才发现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作品也好，人物也好，人生也好，都需要峰回路转的一站，如果必须写这样一站，那么对于作者最驾轻就熟的落笔选择，可能就是故土吧。”

在采访中，她说道：“我在聊城走出，这个古城和美丽的徒骇河在我的记忆当中从没有远离过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、以小说的形态把这座城、这条河和在这座城里生活的人们写出来，我觉得是我生命中的一种荣幸和一种幸福。”在她心中，聊城“是一个有独特的精神底色的城市”，“那么的温和，那么的敦厚，而且有着悲天悯人的一种包容心”，就像穿城而过的徒骇河——“它平静的流水下面，可以收纳历史的每一次跌宕，也可以收纳人世间每一次最细微的叹息”。

《徒骇河》于2026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联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徒骇河环抱的水城为舞台，以一个因年龄太小被校园拒之门外的六岁孩童“我”为叙事视角，描摹老街古槐、运河码头、河畔人家的日常图景，刻画宝奶奶、筱佩莲、憨墩、姥爷等一众鲜活立体的人物。这个看不懂成年人背负的时代伤痕、生活困顿，却能敏锐捕捉长辈眼底隐忍悲伤的孩童，恰似一扇通往中国社会肌理的窗口。

书中没有激烈的情节冲突，只有白描的笔致、舒缓的叙述。赶席、听戏、河边闲谈、煤油灯下的家书，这些细碎烟火承载起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。困在旧戏曲里走不出来的评剧演员筱佩莲、一生温厚和善的宝奶奶、心性纯粹质朴的憨墩、历经半生坎坷须发花白的姥爷，各自带着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褶皱，多线叙事交织却条理清晰。

姥爷常独坐河堤，面对滔滔河水和年幼的“我”说：“远去，消失，停留，或者归来，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……不过都是始与终之间一次短暂的徒然的迂回。”全书结尾，是一句温柔的话：“那是从上古年代吹拂而来的，穿过千年斗转星移，穿过离人魂牵梦萦，一阵依旧年轻的风。”

双向书写：精神坐标

研讨会上，与会领导、专家学者对作品价值与作者的创作探索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吴义勤在致辞中说，郑欣始终保持着丰沛的创作活力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品质，是一位具有鲜明辨识度和个人追求的作家。从《百川东到海》到《山那边是云》，再到《徒骇河》，显示出作者在写作上不断探索和突破自我的努力，“这些作品既有向历史深处的执着探寻，也有向世界远方的深情眺望；既有向外走的勇气，也有向内收的沉静”。谈到《徒骇河》，他认为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座北方水城为中心，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写出地方的市井日常和世道人心，“文笔纯净，内涵丰厚，情感元素交织呈现于日常烟火、百姓人生、文化习俗、历史变迁之中，怀有独特的乡愁气息”。

作家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陈涛把三部作品连成一条脉络：从《百川东到海》回望“五四”之后第一代译者的救国求索，到《山那边是云》写三个当代女性的生命成长，再到《徒骇河》的回望故土，“一个出去，一个回归，一出一进之间完成了一个当代写作者精神坐标的确认”。他说，《徒骇河》用孩童的眼睛观察改革开放初期江北水城的众生相，在时代的洪流中，小人物的爱与恨、挣扎与希望如河水般交织流淌，“‘徒骇河’不仅是地理坐标，也是文化坐标和历史的坐标”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孔令燕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底出版《山那边是云》的情况。这部作品写三位青年女性从北京走向世界又回到贵州的生命旅程，在11年的时间跨度里完成了一次对当代女性离开与归来的完整叙事，“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。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省精神文明办主任、省新闻出版局（省版权局）局长吴涛则表示，两部小说一部回望故土，一部眺望远方，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、小人物折射大时代。

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认为，郑欣的写作路径延续了从故乡出发、出走后再回望的传统，两部作品都对世界保持温情审视。《山那边是云》偏重地点转换和心理描摹，善于捕捉幽微情绪，将文化冲突融入日常琐碎中，氛围感更强；《徒骇河》偏重空间记叙和人物群像，语言舒缓，带有北方乡土气息，烟火味道浓厚。

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刘大先用“翻译故乡”来概括这两部作品。《山那边是云》是“空间返乡”，带着跨文化经验重新打量故乡，侗族大歌、饺子等日常事物，在离开、比较、跨文化参照中才获得新的文化价值。“返乡不是退回过去，而是在世界经验中重新确认自身位置。”相对而言，《徒骇河》是“时间返乡”：通过六岁儿童的视角回到80年代的聊城，用天真之眼观看旧城生活。儿童视角像一个“认知装置”，在儿童在场与成人追忆之间形成缝隙，呈现时代变迁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秀涛在比较对读后提出，两部作品表面差异很大，实则内在关联密切。“《山那边是云》写流动文化中的相遇，以路线串联成长；《徒骇河》写地方社会中的生命积淀，以人物连缀小城记忆。两者与作家个人生命经验密切相关，构成了有效的勾连与对话。”他认为，两部作品显示了郑欣在不同经验之间往返的能力——既能进入跨文化的广阔世界，也能返回一条河流所承载的私人记忆与地方历史；既能写个体如何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自我，也能写普通生命如何在岁月长河中获得尊严。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编辑张鹏禹也提到，将两部作品对照阅读极具意味，前者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流动，后者从世界返回故乡，形成“从世界到故乡”的双向书写。

童眼观世：初识人间

《徒骇河》究竟写了一群什么样的人？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在阅读中感到，这部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，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。它既写离乡者的乡愁，也包含对人生的浓厚哲思，同时以小人物群像呈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期的众生相，儿童视角与成人追忆相互交织，形成微妙的复调效果。

小说塑造了几十个人物，既有悲剧性命运也有日常温情。贵州省文联副主席、省作协副主席、省评协主席颜同林认为，作者能深入揣摩不同类型人物的心理，写得惟妙惟肖，展现出对人间烟火的敏锐把握。

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、常务副会长路英勇着重分析了“大精豆子”这一形象。他抢走“我”的帽子、揪掉绒球，是童年记忆中欺负过“我”的人，但作者没有按“恶有恶报”的套路处理，而是在结尾完成对生命的温柔回望。“这种悲悯的态度，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品格。”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元珂看来，《徒骇河》“散淡的日常叙事背后，实际上是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，也就是在时代的转折之处，普通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。它呈现的是一代人命运的缩影”。



郑欣在研讨会上发言

《十月》主编季亚娅则从“水系”里看出了郑欣的美学转向。从《百川东到海》到《徒骇河》，前者写水的必然性——百川归海，呼应历史必然与主题创作；后者写水的性情——一条曾经暴烈的河变得温良恭俭，呼应小城的日常与人物命运。“这是从史诗创作到抒情描写、从必然到偶然的美学转向。”

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以时间与空间、恒久与当下、忧伤与快乐三组关键词解读《徒骇河》。他说，小说以微妙的个人史书写改革开放，但并非简单描述，而是带有文学性的反思——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，当快速变迁落实到个人身上时，会生出一种怅然若失之感。

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谈道，这部小说开篇写“城与河”，末篇写“人与河”，首尾呼应形成闭环。这条河作为贯穿全书的意象，赋予封闭的小城空间以开放性。在以孩童之眼回望小城的旧时光，寄寓了超越地域与记忆的更大哲思。

《文艺报》融媒体部主任李晓晨关注到小说对怀旧式书写的处理方式：回望故土与个人来路时，如何不落入感伤主义、怅惘或田园式歌颂的窠臼。同时，小说建构起聊城独特的文化形象，让这座被水浸润的城市拥有了鲜明的文化符号，使读者再次走进这座城市时，会觉得它“有故事、有来历、有历史”。

文以立传：家乡回响

研讨会现场，来自家乡的声音格外真切。聊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，聊城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薛兆立表示，此次研讨会既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盛事，更是令家乡人民倍感温暖、倍感荣光的一件喜事；既是对郑欣个人文学创作成果的高度肯定与殷切鞭策，更是对聊城文艺事业、鲁西文学发展的莫大关心、极大赋能。

聊城依水而生、因水而兴，素有“江北水城·两河明珠”的美誉，是一座文脉绵延五千余年、建城史逾两千五百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这里兼具齐鲁仁爱忠信之风、燕赵慷慨侠义之气，既孕育了国学泰斗季羡林，也滋养了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；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老残游记》等传世名著与聊城多有渊源。黄河奔涌滋养厚土，大运河穿城贯通古今，徒骇河蜿蜒润泽乡野，三河共生、文脉交融，为本土文学创作积淀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与精神滋养。

小说《徒骇河》落笔于20世纪80年代徒骇河畔的那座水城，以六岁孩童澄澈而困惑的目光为叙事视角，刻画宝奶奶、筱佩莲、憨墩、姥爷等一众鲜活立体的人物，以白描的笔致、舒缓的叙述，让赶席、听戏、河边闲谈这些细碎烟火承载起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。这条河，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，更是时间的隐喻、历史的见证，寄存着一位远行游子从未褪色的故土乡愁。

郑欣谈起家乡，言语间流露着掩盖不住的眷恋与衷心的祝福：“我还是想祝福我的家乡，祝福这一方水土养育的所有家乡人，愿他们能够秉承家乡的千年文脉与深厚的底蕴担当，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更好地继往开来、传承古今。”

身为家乡人，为之骄傲的不仅是走出了这样一位颇具分量的作家，更在于她以笔墨为聊城立传，让徒骇河成为文学之中可被反复辨认的河流，把一条河、一座城、一代人的记忆郑重安放于文字之中。



研讨会现场